

芝園集目錄

傳

莫廷韓傳

范牧之傳

徐澤夫傳

徐孟孺傳

宋民倩傳

孫山人傳

洪九玄傳

匏集卷之十六



王日月孝行傳

陳烈婦傳

何氏芝園集

華亭何三畏士抑著

傳

莫廷韓傳

昔者吾友莫廷韓氏初名是龍字雲卿後以字行改字廷韓別號後朋又改號秋水云廷韓為中江方伯公長子方伯娶常熟五川楊公女生子廷韓女早夭楊公撫之為已子又以其少慧絕憐愛之意不欲令歸莫莫方伯以父子之愛數請之歸不得迺一日潛

何士拙志園集 傳
往伺楊公間挾之歸楊公雅不快也而亦無可奈何
矣廷韓八歲善讀書一目輒數行下亦不再讀有聖
童之稱十歲善屬文文即竒警十四而補郡博士弟
子有聲庠序間其為博士也垂二十餘年方伯常督
之習舉子業以故廷韓時時與不佞兄弟數輩結社
為文然雅非其好也而好攻詩攻古文詞更攻書法
攻奕晚又攻畫其詩援筆立就有倚馬才語輒驚人
亦不肯為人下而獨推濟南李于鱗婁水王元美兩
先生元美一日讀其詩大是嘆賞欲處之伯仲之間

而海內之士大夫與其監司及郡國守相皆注意高
仰之杖履所至無不倒屣折節迎者每得其一詩一
字咸珍重之若璣珠圭璧焉其與人交有一小善必
推獎之不置而小過亦不能容性不甚喜飲飲或醉
輒發狂罵坐世或以此少之然以負才不遇故多按
劍擊筑慷慨悲歌之風且非于布衣有所傲睨而于
貴人有所懾息故自不妨耳汪司馬伯玉張中丞肖
甫俱負詩文重名而亦推轂廷韓以為當世一才子
伯玉不以先輩自倨必講敵禮與鈞而肖甫持節來

撫吳亦不欲令以弟子禮見其雅重縉紳類如此後
督學使者高其名行以不次貢于庭庭試第一人
都下尤翕然重之如士衡入洛云時相君太宰欲以
翰林孔目待詔授廷韓如文徵仲何元朗故事而廷
韓意不屑就也于是又復應試試復不第者再而廷
韓竟以此怏怏憤憤得幽疾勿藥以至于死壽不滿
五十而遺孤亦不滿五齡悲哉悲哉當廷韓在時四
方之士以詩若文若画來者無不留寓款洽且游揚
之一借齒牙便令蒨緜生色即其人非故識而或換

一小伎求見者必問所欲令其得飽而止以故訃之
日遠近聞者俱為流涕東生芻操雞酒而吊者于人
則其人可知已友人何子三畏哀悼者久之于是為
廷韓立傳廷韓于古文詞宗韓柳卓然一家于詩宗
唐而語語烟霞時有青蓮之致捷亦不啻似之于書
法無所不窺而獨宗羲獻宗米小楷宗鍾繇于画宗
黃大痴然亦極意倣摹不輕落筆蓋所謂十日一山
五日一水者每點染成幅人爭搆之亦不多得今其
價隆隆起不在沈敬南文徵仲後矣獨惜其詩集文

稿及所著書悉為乃壻潘光祿持去而未即剗以
行于世亦一缺事也余以為廷韓之書畫與文待詔
齊名而詩則過之獨位不滿其才耳使當其時而廷
韓為屑就也者固不難待詔一官也近吳下有為蛙
鳴之詩蟬體之字偶博譽公卿間而輒大聲號曰我
高人也高人也而世且不察亦隨聲附和而高之鳴
呼此其于廷韓詎可同年語而並日談哉

范牧之傳

范牧之者昔我同社兄弟也牧之名允謙別號笏林

蓋光祿卿中吳公之長子云牧之生而秀有丰神雙
眸炯炯意若軒如豁如而絕無公子豪華之氣其為
文千言立就不加點綴而自工蓋飄飄欲仙不食烟
火者光祿公竒之而常携之以遊于宦至十八歲始
歸娶婦于陸中丞公十九而令就試有司補諸生二
十二而應應天庚午鄉試遂中式第二十四人是歲
社中兄弟入闈者為王敬甫方衆甫徐孟孺唐元徵
陸以寧及不佞與牧之而七人試畢而各出其卷相
質非不互相許也而牧之翩翩意若獨有所自得者

及中榜果獨牧之一人耳而其稿因刻播藝林紙價為貴所謂雕龍之才本傳靈蛇之譽自高者其牧之乎及辛未下第還愈益下帷攻業葺一書室種竹灌花就其中鑽研六經泛濫百氏而又以脩日養夕與諸兄弟為詩盟為文會為名理之談而暇則高卧北窓旅食南館亦或樵巾野服雙屐孤筇引觴清渠之濱晞髮苑柳之下彈碁鼓琴投壺射覆日逍遙自如也迨光祿公謝世執喪于幕而治葬于天平山之陽成禮盡哀人稱其孝且性慷慨好施常有先文正公

琴舟之風人稱其義比時學士大夫嘖嘖交口謂光祿公有賢子云未幾而有導以青樓之事者數從之遊數暱遂暮而往朝而歸雲而來雨而去不甚與同社密而亦不甚與同社踈蓋神蕩形留于茲有年日矣而吾黨弗覺也覺而以吳言諷之法言諍之皆不聽也于是諸兄弟稍稍與之絕而會其伯太僕中方公亦不欲令其狹邪之行聞之縉紳間因而嚴諭再三度必不可奪其意乃以狀白有司有司為治其獄牧之愈益憤懣意不欲生若欲與之同赴死者乃聽

人畫策陽驚之而陰收之此婦又置別館中矣時為
丙子歲即治裝北遊赴丁丑南宮之役挾之以行先
是寓書社中曰不佞偶以情之所鍾遂不自愛以至
于此不虞諸兄弟之督過之也今日之遊義不得捨
之而去蓬帆長挂流水不歸所望惟見長安行與子
辭矣幸而書生之魄得返故閭其憐而赦之實惟諸
兄弟命其或終絕之也者亦惟諸兄弟命不佞讀而
哀之茅書中多不祥語心竊疑之也乃不數月間而
牧之之凶訊至矣聞其在途在旅邸也日夕與此婦

相對而泣恒悒悒不快而又風眩疲其體憂思鬱其
神遽得疾疾尋甚客有勸之南還者此婦即斷髮呼
天以死自誓牧之遂亦以死許之乃竟不起也其弟
長倩今為駕部君者往持其喪東旋而此婦亦已自
投江流以死嗟嗟彼何足惜夫亦牧之有以感之也
哉其事已往亦有傳之者而終未白牧之之心于是
不佞乃因其子必賢之請復遡而為之傳

何子曰人孰無死而牧之死于情人孰無情而牧之
必于死夫人之情惟無所必之也者必則伏尸之甚

弘自殺之石碣汨羅之屈平抱石之女子皆死也故
死而以正用之則為忠為孝為節義以不正用之則
為俠為憤激獨惜乎牧之者用之乎不正耳嗚呼先
進慕名檢而後進趨風流如必風流而可則牧之又
安可少乎哉雖然牧之之才固自足重又非獨以風
流而已也彼無牧之之才而有其風流此如無周公
之才之美而有其驕吝失之矣失之矣

徐澤夫傳

夫延陵季子則誠公子哉季子之公子則誠賢哉何

以稱公子賢之也公子何以稱賢賢其能讓國也能
讓國此季子之所以為公子公子之所以為賢也吾
始以古今人邈不相及寧見夫牀世而有如季子者
流乃徐仲子澤夫真其人矣夫貞不常祐義有必甄
文士綴辭莫之或廢而况緬屬英賢追思才泚雖在
千載之上且將夢寐而拊髀者詎可當吾之世交臂
而失一徐公子乎請以其事按之而負人倫者鑒焉
澤夫為相公之孫太常之嗣又為太常之弟而澹然
不有其家也其屏紛華而不御考一布布儒生也其

何士抄卷之四集
喜與四方賢豪長者遊也其謙恭也其好施予而能
急人之急也其天性然也其嗜讀書而寒暑晝夜不
輟也其工為制舉家言工為詩賦若古文詞若尺牘
而靡不臻其妙也其素所蓄積然也凡此毋庸具論
論其行誼大者則卓然與古人齊矣當文貞公之受
廕于朝也其初中書舍人以畀長孫其次世錦衣
以畀仲孫後復得廕而其兄太常請更澤夫慨然更
之無幾微見于顏色也公子于是為能讓爵太常公
分析諸子澤夫願得其土田之瘠者與臧獲之老而

不饒者而曰諸少弟後來且未必爾爾也乃又有其
第六弟公楸代為婚娶復分貲以給之公子于是為
能讓財曩文貞公壽八十 上遣使存問公具疏屬
澤夫詣闕謝 詔官之中書令即就職而澤夫疏
于朝固辭也其疏畧曰臣祖位至三公壽躋八袞
聖天子寵異之為錫黃金璽書慰勞已足光賁衡茅
而臣之父牀臣之兄又並在卿寺臣亦胡顏之厚叨
此不次恩榮公子于是為能讓命夫其讓也彼誠矯
矯有似沽名者然孰與夫身拖青紫而藏金穴筭牙

何士柏之園集 傳
籌不肯賤人一貫錢貸人一斗粟者斯不亦名陷饕
餐為貞介者羞乎或曰至公至平誰與為隣奚必勤
勤小讓也者吾以為澤夫之讓財其小小者耳若讓
爵若讓命為不小矣昔者巢由之讓天下夷齊之讓
國勾起之讓帥克燮之讓功常玄成之讓位薛包之
讓產皆讓也公子豈以小讓而弗為也而矧乎其所
讓者大也其讓也此亦仲子之所以為公子而公子
之所以為賢也我故以仲子而比烈于季子也夫以
仲子之賢如是而世罕有知者即知之亦第曰能恭

儉云耳能文章云耳而未有知其讓讓而至再至三
者則以澤夫之讓也以為家庭之間固然無足深異
曾未嘗語以示人而人遂亦罕知之不佞與澤夫為
肺腑戚又為肺腑交知之甚詳故于其歿也既為悼
友賦悼之矣而復為立徐公子傳庶幾後世有以知
公子者魏文有言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奈何仲
子生晚近之時而有華實之茂乃不得令與先代名
流頡頏而並論也哉澤夫生丈夫子三曰曾孫曰文
孫曰天孫其長者為博士弟子有文章之譽當益振

起其家聲而其少者亦皆翩翩楚楚澤夫為不死矣
何子贊曰不死者子也不朽者名也古之不朽三而
立德居其太上若公子之德立矣可以不朽矣固宜
褒而揚之使知世有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
若斯人者以渙汗于來葉而惜乎非余之力且非其
時也此其責蓋在後之人也夫蓋在後之人也夫

徐孟孺傳

徐子孟孺生而背其先人為少孤子而母陸夫人鞠
之甚劬也稍成童則出就塾傳令受章句稍長則出

就外傳令屬文服習稍懈則詆而訓之曰女父死我
不亟從泉下者以有女在女束髮而不自勗乎父死
目且不瞑而我亦即死耳于是孟孺雖在髻鬣旋奮
厲以向于學一出試而為小諸生蓋其讀書能強記
真所謂經目而諷于口過耳而闇于心者而其文自
鑄偉詞更饒秀色以此輒試輒列前行名籍起縉紳
間嘖嘖徐孺子矣當是時孟孺以莊孝廉為師因與
方衆甫為同學而其後與彭欽之王敬甫馮開之唐
元徵陸以寧楊彥履王韜父張仲仁彭協甫朱伯翟

何士抄卷四集
郁孟野袁非之及不佞諸兄弟為同社最後則以詩
若文與四方名士遊海內皆知雲間有徐孺子也以
故郡邑好文之吏先後來守令者如東海屠長鄉南
昌喻邦相皆尊之為上賓而我鄉徐文貞陸宮保莫
方伯及新都汪司馬練川徐宗伯婁水王司寇王相
公亦皆折行而與之禮夫此數先生者皆當世斗山
世之俊髦盡出其齒頰之下而亦交口延攬之非重
孟孺能有此乎夫以孟孺之才何難一第也者而獨
以數竒屢不得志于場屋于是稍稍厭薄諸生業而

請入貲成均茗溪有一貴豪公子者慕其名持百金
為壽孟孺謂無生平之素謝弗受也而甚且辭文貞
宮保之助人或以硜硜讓之乃其志良足嘉矣其已
郊入南雍為六館士也則與不佞俱焉時相國潁陽
洪陽許張二先生在事一試而賞異之見必避席至
稱公而不名其雅重孟孺如此孟孺至孝奉母陸夫
人甚謹自少而壯必視寢食問起居而以家故旁落
念無以娛老親不得不資館穀以供菽水故數年間
來應文貞孫澤夫聘已應范太僕子爾孚聘已又應

吳門輿浦徐公梅花樓之聘已又兩王先生為其子
罔伯辰王交聘之蓋屈指一歲之中在家十三在外
十七也一日造余言曰吾母老矣吾不旦暮就養而
糊其口于四方奈何言子吾欲居留而吾母之意又
不欲令密邇房闈之間以纏綿家人之務請與子謀
之願得一假館卒業而以旦暮承吾母膝下之歡
則予之志也夫則予之志也夫不佞應之曰此吾子
之孝也而敢不以相成乎即吾齋中不妨下孺子一
榻耳孟孺諾諾而去亡何而卒聞徐母陸夫人病病

且不起矣不佞臨其喪則孟孺哭之哀及會葬而孟
孺廬墓者三年三年不葷至以羹菜下粥其撫松楸
而嗚咽聽猿鳥而涕流者蓋寒暑于茲也既而復自
號曰我無吾母無以至今日而母今已矣藉令異日
以老經生博三公而生不得享一日之養如痛心何
遂以文引焚之墓前終身誓不復應制有司聞而賢
之為表其閭孝行云又一年而後余以戊子秋杪為
已丑計偕之遊造與孟孺別孟孺欲有所言而復悲
哽不能言余竊怪之及春明而孟孺果以訃至也余

聞之氣衝襟而泪垂睫不勝痛矣嗚呼若孟孺者雄心催于弱情壯圖終于衰志長筭屈于短日遠跡頓于促路傷哉乎士衡之言之也其謂孟孺哉孟孺喜博覽于經史無乎不窺而于釋部玄宗亦無乎不究蓋皆得其真諦非徒涉獵曉大義而已者其申楮握筆有所造作時若夙構亦似含毫所記唐元徵星占堂序屠長卿由拳集真兩京六朝之遺也然又謂東方生以詞賦登金馬門而亦不廢恢諧矧乎吾黨故雖巷說街談一經孟孺喉吻間有顛風雅又工為赫

號言言金石烟霞莊語綺語蕪而有之而且一發百函各函各意近吳中有以尺牘梓行者非不自謂專門然率取資于稗官小說輕巧單纖一讀數篇便覺重複可厭方斯茂如也孟孺遊屐至止公卿奔走而逢迎之者惟恐不先其在家則又門多結駟之跡戶滿問奇之屨第家貧不減孟公無能置酒具飭惟樵薪烹茗清談而已而客終徘徊不去願私其聲咳以為寵光其士林傾慕之又復爾爾獨其性頗懶慢常科頭散髮出青白眼示人時為局曲之士所短政不

知古之高人箕踞長嘯固無用此交交者也摠之孟孺不拘廉隅而實不苟操行跡其卻金則廉廬墓則孝熱引則高此可以論其大都而定其品矣乃其才名則又安可泯乎哉余故述而傳之如右孟孺名益孫別號與偕長孺其初字也所著詩文若干卷尺一若干卷有錄本而未刻行刻自書易制義而外有南橋徐氏族譜輯蘇長公禪喜集及所撰樂府行于世何子曰余嘗受徐氏族譜而讀之蓋稱世家亦世德亦復世孤云此豈其陰陽家固自有說歟當孟孺之

少孤也雖則母氏劬勞亦其自能勤脩以至于是孟孺死而其兩孤士晉士觀亦少今且幸長而皆彬彬乎秀美而文也假能力學操家以不殞其令名而延一綫之業夫亦歎考之志也乎噫嘻我知所以誅孟孺矣

宋民倩傳

世人有以貧賤掩其生平亦有以富貴掩其生平者夫以生平之槩而至為貧賤為富貴所掩惜哉太史公作史記立傳論者謂其崇勢利而羞賤貧為良史

傳士批卷四集
傳
之累余亦竊嘗怪之及讀孟嘗信陵諸公子傳而後
知太史公之用意深也如諸公子而無傳何以使富
貴而行俠者勸哉吾鄉宋光祿邦乂民情御史定宇
之長公子也民情生而富貴其初不無世俗紛華之
態而後乃讀書好文樂善行義慷慨好施予更好結
納賓客俠矣豈古之孟嘗信陵諸公子流耶何其顯
也當定宇公之起家進士而在臺中也抗疏有直聲
為名御史時方向用之而竟以目廢居家家在東海
上能以魚鹽收什一之利乃稍稍致富而民情承

父之業常以鮮衣怒馬自豪于閭巷間而亦時有聲
妓音樂之娛與夫挾彈擊劍蹴鞠樗蒲之好雖大雅
所不肯為而亦吳下公子風聲氣習之恒無足異也
會監司有以 國憲實其掌握欲齷齪士夫之家以
自快其私以博其風裁之望往往錮人于議鞫人于
刑而里中兇猾構隙乘機遂有告訐民情者而射聲
之鬼含沙之蜮又從而媒孽之幸民情故無恙無一
敗名殄義之事遂得不染于難微民情之素其不身
犯霧露而家嬰縲紲者幾希嗚呼危哉自是民情益

務增修其德廣樹其息以膠鄉曲之譽而里中人有悔過謝罪負荆來詣者民倩第笑遣之而已時客有勸之居鄉閉門却軌者民倩曰苟禮義之不愆何惜乎人言且吾父在有事晨昏去安之乎乃日勤溫清備甘旨以承歡其尊人而暇則鍾情于圖書寄興于古玩寓目于經史稗官小說諸家性厭籌筭其歲收田租之入所急惟公家故自歲輸而外以其半贍族贍鄉而以其半治賓客其鄉族則男為之婚女為之嫁貧不能舉火者為之給爨而喪者為之賻其白骨

不能葬者又裒土而為之封也其賓客則飭庖廚具精饌以飼之釀良醞以飲之且設絃琴枯碁投壺博陸之技以娛之列席有風騷者有高隱者有儒衣冠而賢豪者有工伎藝者蓋四方之士時雲集焉所謂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信矣吾松先是朱太史何翰林喜與海內才俠者游穆醴郇厨稽琴阮嘯以為美談而至是民倩與莫廷韓范牧之輩復修兩先生故事乃民倩更和顏色厚饋遺至者必得歡滿欲而去以此東西南北之士慕之若渴而赴之若流即民

何士相志園集 傳 十一
倩意疊疊不倦延接而日不暇給家人稍稍苦之於
是乃徙居金陵其寓金陵也往來都下尤為孔道之
衝賓客不減而日益進而冠綏軒蓋以及王親貴戚
之流且亦望形表而影從聆聲音而響集而民情左
投左應右投右應即洗橐傾囊以供之無幾微動色
也嗚呼此其意氣風流襟情雲上其與齷齪小夫饒
卓程陰鄧之蓄而把握銖兩垂死不分雁鷺之餘梁
散斗壘之賸瀝者奚啻霄壤懸絕哉史稱齊有孟嘗
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爭相傾以待士食客

皆常三千餘人民倩縱不敢與諸公子埒而其不以
富貴驕人種種交歡之雅致亦諸公子之遺也斯人
也而不幸乃不長年以死其猶幸而不客死而死于
牖下也哉蓋自民倩與廷韓牧之之歿而結客之風
邈邈若在絕代良足悲慨耳吾故作民倩傳而為富
貴可以致客者風焉若民倩處家庭之間如養弟子
啟祚為子而析財與之撫弟孤兒啟文以至成立而
以其遺貲授之其陳義至高且當求之古人中又非
獨結納為足稱述已民倩有子啟明啟郊啟明為太

何士拙芝園集
傳
十七
學生能屬文賦詩負當世之譽必且有以昌大其宗者詎以民情而不獲善人之報也耶

何子曰有味乎太史公言之也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如使善而無報又何必脩德行仁乎斯徑廷之辭耳吾故以民情之後卜之人有議民情奈何屑越其財以致家乃中落此殊不然財之聚散倏為旤福微民情以結客散之亦安能有令名遺澤于後云

孫山人傳

蓋吾郡所稱山人得一雁洲孫先生云或謂先生之

名不能揚闐闐之外而何以稱焉余曰唯其名之不揚闐闐外此先生之所以為山人也彼有郵致車馬請謝賓客以誇詡于鄉招搖于國而陰陽浮沉于公卿間者為山人乎哉為山人乎哉先生善貧亦復善病其貧僅葺先人敝廬數椽聊蔽風雨而旦暮所炊米或不能治飢而第治糜其病病痿一年之間十四伏枕十六支筇與參苓藥物為侶者殆居半焉先生時作而言曰貧吾常耳廼病魔發發窘我何為者耶日偃仰衡門徙倚胡牀彈琴讀書賦詩灌花意豁如

也時先達吳相國沈太僕莫方伯何翰林陳太史每
出遊郊外必過訪先生草堂先生即病中輒揮麈尾
與之談今知今談古知古言孝依孝言忠依忠恒斐
疊不倦或剪韭烹葵相餉諸公未嘗不留先生亦未
嘗以藜藿之具不以供諸公靡不盡歡乃去後先生
病少瘳亦繭足不出戶庭時則陸宗伯馮京兆袁左
史林太僕常常乘藍輿駕小艇過從先生遊且拉之
出先生雅不願以疲足蟬蛸塵囂間也因相與釀金
買蹇驢贈之歲月一至城市雖兒童隸卒莫不知有

騎驢孫山人矣夫以鄉之諸縉紳雅重先生乃爾豈
先生有所干之哉先生事母魏孺人食必視饗殮寒
暑寢必溫涼枕蓆壯常受徒所得館穀資悉以奉母
母或稍有不懌必跽而請甚以號泣隨之人以為先
生孝里中貴豪一日以三百金投寄歸而暴亡先生
挈以還其子其子駭然而請分其半以贈堅不受也
人以為先生廉先生性不喜臧否人物人有言某某
短長若為弗聞也者人以為先生厚先生晚精岐黃
之術每出禁方輒已人病第聽人之所酬之無責重

報也。人以為先生高至其書法若楷則宗顏平原八分則法鍾太傅小篆則倣李丞相詩句則出入陶謝元白諸家而其鐵筆鐫鏤則又宛然漢時鍾鼎也人以為先生博雅之數者先生操行甚卓用是縉紳群然雅重之時時相過尋盟結社為忘形忘年交而先生豈曾懷刺曳裾于王公貴人之門以徼惠乞憐而希眴昧耶以故先生足即不踰閭閻而山人之名重于箕斗夫夫也以閭閻為無所用之而走其名于東西南北為誇詡招搖陰陽浮沉之態其于先生何如

也語曰天下有真山人非他人必先生其人矣先生名得原字本卿別號雁洲某生也晚猶及事先生一再聆謦欬而與其子士高子之子孟芳友善更得先生生平之詳乃裒次而著為之傳如此

何子贊曰不佞時過先生舊草堂輒愴然感焉世之華屋雕墻不經而趨他氏而荆扉偃然獨存吾以為貴人富人之家固不若山人之澤之足以久也先生之子當其病方瘥時嘗負親以行于通衢能世其孝而其孫有雋才善搗辭工詩賦于藝復無所不擅又

能世其文昔人有云累織積微以厚為基誠然乎誠然乎吾故卜孫氏後世當必有興者

洪九玄傳

洪生名範字九玄直隸太平之繁昌人也少有逸才能屬辭輒上有司輒不利萬曆辛卯督學使者按松四方之士奔走求試者雲集而洪生與焉不佞目攝生生藍縷甚所謂東方之士被服不完者其人乎其人乎既而口誦數文心賞之遂館穀于余舍曰薦之徐相國文貞公公亦竒其文延為仲孫澤夫賓友不

佞蓋同事筆硯相友善莫逆云凡九閱月而別又八易寒暑而音問寥寥也丙戌下第歸道經張秋忽邂逅生怪而問其故知已入籍東平州補州博士弟子員矣于時立馬踟躕斜陽遲暮而洪生固止不佞宿宿其老友劉先生家先生方踏遊郊外而卒聞客至即返為虛左迎且掃除供具甚設意媿媿也張秋距東平州六十餘里生復拉余抵州治先以書密報其守李公比入境公同其幕僚夏君郊迎而邀之飲又復款留兩日贈之車馬而行夫以余落魄之夫于

李守夏慕于劉先生曾無交臂之素且不知心胸面目何如人而以洪生片語遂令驩若平生接以上賓之禮則豈非重生之才行而不佞亦藉以為重者歟當生之去其鄉并挾策而北走燕趙東走齊也依其舅氏姓熊改名名傑娶于東平之里人因而就試三試而三冠其州諸生同事者業已忌之矣會冒籍議起衆口鑠金微李守夏幕力持其間逐客之令且旦暮下也舊學使者移檄諸郡內有結婚姻置田宅姑准留學肄業之條洪生與此例合而首節先生

所需索貧不能應遂大力拒之必欲削其籍而後快洪生又遵檄內原籍改學一款具呈呈凡再上而又不得允批此真所謂進退兩無據者故生鬱鬱不自得旋且病不肖辛卯計偕之役復紆道入其州訪之見生尪羸持其手泣而別比壬辰春則聞生已入鬼錄矣生負才坎軻跋涉異鄉而不能徹尺寸之進遂致憂憤而亡獨惜其宗祊不延而刻石無主痛哉痛哉每吳天月冷念之長吁固非獨牛山有淚而已也遂為洪生立傳而并識李守夏幕及劉先生李守名

何士拙老園集 傳 二十
鳴世夏幕名守禮劉先生名定蓋姓名皆不可缺云
何子曰余與洪生稱貧賤交亦意氣交也意氣之極
金石可貫彼其道路逢而人人肝胆相屬厥有由矣
如徒以塵垢之交已耳毋論把臂之驩洪生不能得
之不佞即禮賢結客之風不佞又何能得之洪生之
有司及其地主而生亦安所報稱乎哉余故重悲生
之不祿而猶幸生與賢豪長者遊翩翩乎致足述也
後世負人倫之鑒者尚其有所考鏡焉

王日月孝行傳

吾鄉之里人有王日月者其父夙逋于官為三尺所
繩例得遣戍當其在獄也垂三十年日月嘗入而時
其居起給糗糒携壺漿飲食之寒至則為具衣以進
又嘗解橐中私金代上課不足則稱貸佐之甚而以
身鬻于人其歲得僮僕資悉以供囹圄之費諸所以
營抹之者甚備而竟不能脫父于難也會父獄成戍
山東登州府靖海衛比時父年已七十五矣日月憐
其老欲整裝負筮從之行而適主人有家務重委度
不能從乃以弟往臨遣之日送之江干悽楚萬狀泣

而執其父手曰吾父老矣而旦暮且入異鄉恐不得以骸骨歸葬也天乎天乎兒即不填溝壑所不挈而生還者有如河于是父往戍越半載而日月家居即一食一息未嘗不仰天而呼嗚嗚思得當以報父也頃之跪而白其主人曰某自父遠戍以來方寸亂矣某不一往視而出之泥塗中必且譴死恨死懼無以奉使令敢請主人義而聽所之乃舉酒屬里中兒為別骯髒慨慷即其人椎魯不逮荆卿遠甚乃易水悲歌之態不啻似之其在行凡二十六日始至父戍所

至則父且病劇將就木矣父見而強起睜目號曰而三日不來吾其為溝中斷乎父泣日月亦佐之泣道路人見之無不泣數行下者隨延醫治其父病病良已蓋身不解衣目不交睫者凡十晝夜本衛郭舍人聞而哀之而適視兵使者檄諸鎮有年老發回原籍之條日月得從容具狀以請郭舍人奉檄惟謹且又高其孝誼竟給軍中符契令之南還也方其涉淮而未颶風陡作天幸得不覆舟至張廩猝遇綠林中人又幸得脫比至邢家島海波汜濫入河又幸得不溺

說者皆以為日月孝行所感云其歸途陸而騎水而舟饑而食渴而飲危而持顛而扶左右拮据之狀何可勝計君子曰此足以報劬勞矣父既還里里中兒曩所舉酒為別者俱來詣謂日月而父今且生還其以成而孝名乎日月唯唯謝不敢當余聞而竒其人為立傳

何子曰余嘗見王日月叩其事始末言之甚詳且伏而泣曰吾父生我而有此身有如父瀕死而某掉臂不顧何以為人且安用有子為哉余敬謝之愴然刺

心焉士君子含經味道服冕乘軒而養不具肥甘疾不侍湯藥死不成哭泣之哀而葬不隆窆窆之事者比比而然其視日月鄉人耳而乃赴湯蹈火以拯父于九死寧不醜顏媿汗也乎夫孝者百行之首余蓋厚責士君子而深旌小人故特表而傳之以告夫世之為人子者庶幾其有以風也

陳烈婦傳

何子曰烈婦而可為而不可為乎烈婦而不可為而可為乎烈婦而不可為也則以間關百折從容回翔

傳一 拙志園集
誠有以重其死也烈婦而可為也則以之死靡他畢
命殉志誠有以決其死也嗟嗟人固有死死亦鴻毛
耳焮而疆塲焮而鋒刃焮而杯酒焮而丘墳孰與閨
閣一賢女子死之為烈哉蓋余聞陳烈婦事而悲焉
烈婦者吾郡大叅純宇唐公本堯之女故太史泰巖
陳公懿德之冢婦也太史與大叅為同年友生子允
正而娶于唐陳生允正少年美姿容善讀書長負才
雋十八而娶婦十九而生子二十而得疴疾疾尋甚
烈婦年方十九屏居別室中不敢輒以色見至其供

粥糜奉湯藥朝夕靡勸容且夜嘗祝天願以身代生
而生竟歿也當是時烈婦一號而幾絕矣絕而甦甦
而哭曰天乎天乎何獨使我為後死者乎乃絕粒思
自斃家衆晝夜嚴視之而因勸解之曰有子在未可
死也于是乃含淚而撫其遺孤拮据萬端庶幾以延
陳氏一脈而亡何不期年間孤又殤死矣烈婦復號
絕絕且甦而哭曰天乎天乎何獨我後死者而見少
者先我死乎復絕粒思自斃家衆勸解之曰有翁在
翁且病未可死也蓋先是太史病癩藥石弗瘳于是

又含淚而事其翁飭其臧獲輩奔走醫巫若驚甚至
脫簪珥勤針刺給之糜幾翁不即死而代夫以行其
孝可以藉手報夫于九原亡何不三四年而翁又死
矣烈婦復號絕絕且甦而哭曰天乎天乎何獨使我
後死者不死而見少者死而又見老者死予復絕粒
思自斃家衆勸解之曰夫死矣子死矣翁死矣而欲
從之地下耶顧有翁若夫柩在未可死也自是強之
飲食日亦不過一甌幾至骨立而悽愴悲惋白日為
昏蓋凡經營兩年而翁乃克葬既又經營三四年而

所為葬其夫者事將告竣卜以戊子年之臘月念四
日大厝先五日為十九日忽扃戶屏侍女出焚香燃
燭長跽而拜以祝于天若曰我夫死而不即死者以
子故亦以病翁故耳今子絕翁殯而尅期可以窆矣
吾夫所不與同穴者如日奈何復偷生為乃竟以是
夕死時侍女方以戶久不啟訝之相與排闥而入始
知烈婦死也死之夕其篋中所開土田衣飾之屬一
一以分授陳氏宗人蓋垂死而不忘其夫家也如是
因而見其數日間所進之饌悉以委之庭除侍女弗

覺也此真所謂絕粒者也然後乃知烈婦有死之心
久矣于是大叅公及陳氏宗人悲其志而即以念四
日發喪與陳生合葬云嗚呼死豈易言也哉死而有
以重其死而又有以決其死故可死也若陳烈婦者
可以死矣故事郡國有貞女節婦里閭以其狀白之
有司而監司以轉聞于上我故謂烈婦于格當旌
而世有忠孝節義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修辭之子
亦宜黼黻其筆以厲世風固不可遺也我故謂烈婦
于法當傳

贊曰唐故望族稱孝義世家烈婦之死雖出自天性
拔夫亦其父兄家庭之素有以成之也陳太史負高
世才而卒與鄧伯道同一坏土潛焉可悲顧我以為
太史昔無子而死今有婦而不死矣雖然田野之嫠
其以節死而泯泯無聞者豈少吁嗟乎以巴寡婦清
而秦皇帝之世褒之也以溧陽黃山史氏女而史闕
書之也吾又不能不為三嘆

芝園集目錄

策

第一問

第二問

第三問

第四問

第五問

匏集卷之十七

何士抑詩集

華亭何三畏士抑 著

策

第一問

蓋聞創業而兼守成者前王之逸軌也守成而兼創業者后嗣之芳規也夫由前而言為祖宗者其事則主於創業由後而言為子孫者其事則主於守成創守之說古今論之蓋詳然未有創與守兼守與創兼者也此謂前王之逸軌而

後嗣之芳規矣執事發策策士而首問及此愚
謂創而兼守恭於

聖祖見之守而兼創端於

皇上望之請先述商周以來故事而後揄揚我

明之盛可乎論者曰創業固難守成亦不易兩者
並列為世主訓而卒未有得其折衷者蓋拓土
開基艱於締造故難創業家安襲舊易於因循
故難守成也古稱創業之主如湯得天下於夏
桀武得天下於商平之以仁義順取之無屠具

論漢祖天下則取之乎嬴秦之手其名號最正
而其五年轉戰之跡亦甚勤渠若李唐承隋之
亂次之趙宋受周之禪又次之矣唐太宗既定
天下與房玄齡魏徵諸臣徐論創守難易言人
人殊然皆一隅之說未足究其始終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神物於腥膻拯生靈於塗炭而一時
與從龍之彥規畫圖為以樹子孫萬禩帝王之
業者樞機無不備而品式無不周洋洋乎禮縟
三皇治侈五帝即湯武且超乘上之奚論漢唐

宋矣

駿德鴻功載在

聖政記載在

大明日曆者燦如晨星而宋濂恭序之洵如所稱規摹宏遠而綱舉目備者也其間芟刈群兇混一區宇則具於十載百戰之勞頒定律令條陳紀綱則具於三紀經營之畧前後艱難創守蕪善此非

聖子神孫所當世世對揚者乎我

皇上英年踐祚睿質凝圖孝事

慈幃躬親講幄蓋已道配皇天而德光

烈祖矣頃者輔臣恭輯

訓錄類編以進自創業至於御夷凡四十事而

皇上於創業艱難一編獨致意拳拳焉仰見

皇上覲光揚烈之懷旰食宵衣之慮而所以守成業致盛治者固自今日始也然草茅之士則有不能無獻者伏讀

聖祖之諭曰朕之為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又曰當

何士如卷之四集
上念皇天之昭鑑下契黔黎之瞻仰於戲其
神在天其言在耳

皇上得無一念之乎念祖莫先敬天敬天莫先勤民
所謂勤民者非必黶顏癯面朝嚚夕撫也省罷
進獻以滋民膏搜剔俊賢以同民欲設鐸擊磬
以達民情滌奸蕩慝以宣民怨盖有勞謙之心
焉所謂敬天者非必犧牲圭璧祭告瘞埋也澡
浴明德以對天心滋培壽源以綿天眷恭執乾
綱以法天運畢驅腥穢以謝天威盖有祗若之

忱焉此

高皇帝兢兢業業之衷所以貫乎前後而兼乎創守
者也

人主千祀而後不忘

祖宗於夢寐之中而朝宵祗懼以圖所為詒謀
燕翼者庶幾哉以守而兼創矣敢以是為今日
聖天子獻

第二問

世之幽於天道者托於聖人不語怪之旨故災

何士柏之國集
異之說至於捲舌而不談而諸臣媚子則謂為
天之降譴乃人主之所拂而臣下之所不敢道
也遂舉而歸之於數嗚呼此豈上天鑑悟人主
之意哉愚以為災異可懼也亦可喜也故時稊
歲穰不若暎溢之一至也景星出不若彗星之
有芒也何也豺狼不噬不可謂仁鴟梟不鳴不
可謂瑞樂石不苦不可謂良朝無直言極諫之
聲不可謂理邊無飛羽燔燧之警不可謂安天
無災青禍疢水旱札瘥之變不可謂愛蓋天所

以鑑悟人主而何諱言之也易之所云天垂象
書之所云謹天戒者無容喙矣嘗讀詩與春秋
而知之孔子未刪詩之前詩蓋三千篇焉刪之
僅存其三百而風雅之變如南山正月昊天疾
威之類乃存其十之二三及約魯史以作春秋
則又書大水書無冰書日食星變地震者屢見
於冊聖人言災異以戒謹後世意可概見也後
世漢董仲舒以推災異為儒者宗而劉向父子
京房傳之作史者又多祖述之雖其書不盡雅

馴亦欲人主覽覩之因事而戒云耳此何必付
之祖龍而弗廢之哉夫天有定有未定而災祥
之應有其理然而其事亦然有其理然而其事
不然者有其事其理始然而終不然始不然而
終然者然謂非天之意不可也嘗聞攷之乘牒
自黃虞之朝以迄唐宋之季如雲蒸五色奎聚
五星甘露降於郊嘉禾生於田與河清麟見之
屬非不稱祥也然出於治世則治而亂世不必
為祥亢陽乖和流星墮地芝產於殿桑拱於朝

與狐升雉响之屬非不稱災也然出於亂世則
亂而治世不必為災然則災祥亦何常哉論者
曰日之度月之道星之纏箕之於風畢之於雨
天制之也立綱陳紀脩禮和樂平罰勅法布德
施惠君制之也君制權而天制象君制其脩否
而天制其災祥變異天能勝人人亦能勝天象
能干權權亦能回象災祥變異能應脩否而脩
否亦能移易災祥變異所貴人主者以天勝之
以權回之以脩否之政移易之而已我

高皇之有彗見有客犯有太白熒惑有水旱蝻螟也
固即堯之水湯之旱也我

高皇之恐懼脩省而天不能為之殃地不能為之害
也亦即堯之敷土而地平湯之禱林而雨至也
皇上御宇以來星變則有勅河決則有治歲荒則有
賑而邇者憂旱則露禱於庭凡三禱而雨凡三
應彗復見則侵走馬之技停闔龍之舟而彗旋
滅於夜嗚呼神哉夫脩德弭災畏天時保傳記
言之不圖今日躬覩之若曰天心未必仁愛人

君而人君未即挽回天意也則我

皇上之所以下甘霖殄妖彗者奚而捷於影響也雖
不必詳詰其事應何如而要之天人之際其非
茫昧窈冥而不可測也明矣雖然健卒橫行於
江左流火下指於邊陲人民疫死於長安水波
汎濫於東南此非

皇上安寢時也必欲求所以交儆之助則有一焉至
明不以冥冥輟憂至敬不以昭昭忘戒豈必見
祥而思見災而懼耶故減饔輟樂蠲租議赦掩

傳世抄本國集
第
七
船埋醬乃後世人王之祈天而澡慮崇德加精
致誠貶過謝失乃今日

聖明之祈天也

第三問

夫史與經並傳所以彌綸國典經緯人文匪徒
摘華繪藻而已也一曰道貴其正當二曰法貴
其謹嚴三曰事實其不誣四曰辭貴其不陋使
道法勝而事辭不足以濟之則無以攷稽故實
事辭勝而道法不足以裁之則無以昭示權衡

必道與法兼該事與辭並茂斯著述創於一家
而不病其為簡漁獵窮於百氏而不厭其為煩
可以列於史官氏之林矣作史者據此以綜紛
評史者按此以品騭其庶幾哉其庶幾哉請因
明問而舉古之所為史者以對夫經史之設有
自來矣尚書則每事別書以具其始末是為紀
傳之體史中經也春秋則因年通紀以見其先
後是為編年之體經中史也書與春秋者孔子
脩而刪之以為來世標準而後之史家宗焉左

何士批史國集
氏之傳宗編年子長之記宗紀傳若荀悅袁宏
之兩漢紀習鑿齒之晉史范祖禹之唐史則又
皆宗左氏若班固范曄之兩漢書李延壽之南
北史歐陽脩之五代史則又皆宗子長左氏固
盲然親受業孔子之門者故其道法之間百不
失一而子長遭逢非罪未暇收羅又按劉歆所
遺太常書謂當時古文伏而未發至魯恭王破
孔氏家壁而其書始隸學官則子長之儉於事
辭者非子長罪也荀悅諸史則人各紀其一代

代各成其一編或襲舊聞或逞獨見或斷而不
續或略而不精或有多所錯誤多所倒置之評
或有佻巧卑弱迂踈詭越之誦或有繁猥失正
之譏或有不作志書使數代制度沿革不完之
憾故曰春秋而後天下無史法有史法焉亦際
光之明耳班馬而後天下無史才有史才焉亦
邛邛之步耳宋司馬文正公本春秋之法始於
威烈王終於五季集為資治通鑑又撮其要為
目錄觀其書三晉為諸侯辨四皓黨惠帝闕畧

連之射書聊城譏曹瞞之分香賣履存蘇張之
遊說辨畷夫之口才蓋亦有良史之遺焉第其
書法如帝魏黜蜀之類不無可疵者矣若夫踵
麟經而苞諸史者其朱紫陽氏綱目一書乎綱
倣春秋目倣左氏而表歲以首年也因年以著
統也大書以提要也分註以備言也如傷吾道
之不行則書孟軻去齊惡臣道之不立則書周
狄仁傑誅奸雄於旣死則書莽大夫楊雄發潛
德之幽光則書晉處士陶潛其間奧義微詞無

慮數十矣然其夫旨獨惓惓乎正統之歸焉故
書法有得正統者漢唐是也有無統者南北五
代是也有始得而後不得者正統之餘蜀漢晉
是也有始不得而後得者正統之始秦晉隋是
也其與春秋大一統之說不如符節之合乎哉
是編也直上接孔氏之宗旨而道法事辭品藻
實錄蓋已下掩諸史矣朱子綱目之後有
本朝續綱目而續綱目之後尚闕而未脩羅豫章
之言曰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故

史不可不續也方今金馬石渠之彥充斥
秘庭寧無握左氏之管授子長之簡荷紫陽之棗
者出乎患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

第四問

夫今之學與古之學蓋殊科也古之學者顯事
身心今之學者顯事口耳古之人才所以盛今
之人才所以衰古之世道所以升今之世道所
以降者未必不係於此茲欲育人才培世道挽
晚近世之陋而還之隆古之治者非講明正學

其道無繇矣執事策承學而以學術下詢豈意
諸生中有溯周孔之淵源洞性命之要領者乎
而愚非其人也然執事既問及之愚又何敢以
無對夫學何昉也人之生其始必蒙人生而蒙
長而不學則闇於性靈而迷於理道故學也者
所以開節塞啟顛愚使之耳聰目明而智慮神
發者也尚書之告君曰終始典學訓士曰學古
入官是已奧稽唐虞之際九官十二牧交讓於
朝而天下則協和風動於變時雍人才世道詎

不彬彬乎稱極盛哉而卒未嘗有學也故曰臯
瓊稷契何書可讀然一出而明刑一出而典禮
一出而教稼穡一出而訓人倫此豈不學者所
能辦也噫學可知也轉而三代詩書漸備而天
下事其業者循焉習焉日積而不知焉記曰蟻
子時啣之喻人之積學而至於大道也噫然則
三代之所為學其非口耳又可知也孔子嘗言
學矣嘗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如學必不講而
可孔子焉用憂為哉孔子沒而異端起微言喪

而大義乖始繫於老莊之玄虛裂於甲韓之刑
名再壞於戰國之縱橫再漓於漢之訓詁再蝕
於晉之清談又復蠱於唐之詞章而學之不講
久矣至宋而真儒輩出正學大明周程繼其絕
張邵衍其法朱子集其成尹楊游蔡翼其統而
道始昭昭乎如揭日月而中天決江河而行地
也自宋以入我
明又當人才世道一新之會矣

高皇之所陶鑄

何士揚之國集
卷一
烈聖之所漸摩諸君子之所造就涵之如海育之如
春而學者皆婆娑乎仁義之府馳驅乎道德之
場浸淫乎六藝之圃譬之麟角鳳毛隨地可珍
即鄧林之材未足為茂而崑山之玉未足為多
也楊廉所錄理學名臣愚未暇以俚指而數正
嘉之代王新建曾一講及之亦既大暢厥旨而
後來有假其學以濟其私者遂負天下之議於
是數年之內關口不談而其道術亦因以大晦
夫道必有術如家之本宗書之傳神也家不得

其宗則族屬亂矣畫不得其神則形貌舛矣道
不得其術則正學詭矣今之學者猾猾口耳而
不反索之身心間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原
者大抵然也故問以博約則唯唯博約問以明
新則唯唯明新問以天人經濟則唯唯天人經
濟及舉其要旨扣之即舌縮而無以為應且也
未窺孔氏之藩籬而先立儒家之赤幟以故人
挾一椎鑿家築一宮墻覲然高視濶步而登壇
設法也獨奈何而不以哓哓取誚也為今之計

何士振詩集
卷三
蓋亦申俗學之辨嚴偽學之禁乎此誠人才之所由盛衰世道之所由升降而亦享國之所由永不求也竊觀

巖廊之上郡國黷序之間若有所先務而不暇乎此者愚誠不知其解執事何以教之

第五問

今天下虜最慄悍者則無如北虜矣數年以來稽顙樹領扶服蛾伏而羽檄不馳於內郡戎足不踐於邊城豈非我

明極盛之一時哉顧昔之君子有憂盛而危明者此鄆陵之勝范文子憂之而金人之歛戍北歸李伯紀憂之也聞之曰中國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中國盛內治脩虜即強不足為患中國衰內治廢虜即弱亦足為梗故雖基隆之世不敢斯須忘備邊所謂觀其影而察其形也此善喻也今倘亦觀影而察形乎曷不引漢事証之漢當高文之世海內號稱治平矣故白登之圍甘泉之警曾不足以費其隻輪半矢之用而天下安

於覆盆寧於靜瀾者其內治誠脩也迄於宣元
匈奴呼韓邪單于款塞請朝矣又請居幕南塞
下矣謂可侈視天下貽萬世美談矣而其卒也
浸微浸削以趨於亡何也虜天驕也彼以不冠
帶之國儼然位諸侯王之上是益驕之也是足
反居上而首反居下也漢之所以不振有由然
哉而宋儒有謂漢之衰自宣帝始者亦未為無
見耳哉

明順治威嚴之烈遠軼漢朝而虜之內款又出於

彼之所請而非出於我之所要此不足以表神
靈示無外哉且虜非敢通尺一講敵體禮也又
非敢稱兄弟結甥舅也不止欲得衣幣其次則
金錢已爾吾捐一郡數邑之租待其來遣邊吏
宣上德予之而賜酋長奇綺之服有差更約勒
士民與之互市不絕夫以我無用之絲枲易彼
有用之戰馬此其利甚鉅互市在下而

天子不知焉此其體甚尊可以減戍可以省費又可
以乘暇而脩武此其謀甚博噫是固然也而亦

有不必然者虜樂我衣幣樂我金錢故請和於我安知其谿壑之欲不無厭乎所易之馬隨入隨耗能必其有用乎互市之事

天子縱然不知矣顧所與互市者獨非

天子士民天子財物乎虜禽獸心不可測也犬羊性不可馴也能保其不敗盟乎邊防之備能必其不懈弛乎又能必異日者不冊尊號乎嗚呼宣元之際可鑒矣抑非特宣元之際也唐太宗歲有事諸夷諸夷苦戰乞和太宗不得已許之故

終唐之世虜嘗欲和而唐嘗欲戰宋季則不然虜一大舉輒俛首而請和且今日奉金繒明日納歲幣而惟恐其且暮不與我和也故終宋之世虜嘗欲戰而宋嘗欲和當事者鑒宣元之所以衰又鑒宋季之所以失其策有可得而籌者矣計安從出亦曰脩吾之內治已耳固城堡也謹坵堠也練土著也清屯田也而

聖天子持衡於上賢公卿矢謨於中良將士畢力於下此正范希文所云以盟好為權宜以戰守為

實事者如是而許之和足以示惠不許之和亦足以宣威而權常在中國矣不然吾恐北虜受其利中國蒙其害而區區守其言抱虛約以幾戎馬之不窺無乃踈乎雖然內脩之策不在邊鄙而在

朝廷今者

朝廷之間為萬世圖治安其慮此固有石畫也愚生又何敢參其末議焉謹對

何氏芝園集策完

芝園集目錄

匏集卷之十八

表

擬宋侍講張栻進講國風葛覃章因行其義進規表

擬宋賜趙鼎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謝表
擬唐書處厚進講關雎首章于太掖亭賜緋魚謝表

擬 上出內帑所藏 文 宣二廟玄兔圖
命詞臣賦詩以進謝表

何氏芝園集

華亭何三畏士抑 著

表

擬宋侍講張栻進講國風葛覃章因衍其義進規表

天開講幄儼聖謨之洋洋日麗封章仰皇心之翼翼
必克勤而克儉斯可法而可傳擬素德以抽詞揄揚
莫罄抒赤忠而進傲組織奚庸臣栻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竊惟明王圖治鑒成憲以無愆哲后求聞

何士推芝園集
學古訓乃有獲睠茲葛覃之詠實為風化之原肅雝
昭至德于周文窈窕嗣徽音于太姒葛生既盛刈獲
而為綌為絺服用是成歸寧而薄汗薄澣以后妃夫
人之貴有桑間紅女之風寥寥數言十三國民風伊
始鋪張大義八百年王業攸存帝嫫之教既湮周南
之篇不講手絕三縑之獻競為慕組刺裳身披九綵
之華爭構竒紈異錦陽和滿莒徒聞浴繭于宮翡翠
充庭忍見曳衣于地刺木廣廈稍知織女之艱難冒
室濯龍僅念婦功之疾苦肆惟今日允邁前聞茲蓋

伏遇

○○○○聖神文武恭儉寬仁道隆八埏

鴻基于世美緒承七葉綿鳳曆以雲仍任用黃髮舊
臣朝士有素絲之節罷行青苗新法生民蒙挾纊之
仁重道崇儒桃李芝蘭並茂受言納諫芻蕘葑菲兼
收坐黃屋以勤民注意農桑之政擁綠圖而稽古留
心風雅之編猥命微臣謬令進講雍雍豳雅爛開二
酉之歲颯颯王風漫澈九重之聽臣言淺劣曾補綴
以何施帝度恢弘乃錙銖其罔棄顧覲天顏于咫尺
不能極意敷陳倘蒙清問之從容猶得矢心納誨但

臣才慚黼黻徒餘鞅線之微長學謝繭絲僅守箕裘
之舊業誤厠鸞坡鳳掖驚在燃藜荷翻金簡玉書寧
堪視草略解周詩之什粗成衍義之篇因事獻規聞
十八言憂勤節儉之旨依經陳說該三百篇溫柔敦
厚之章摘詞有媿于六箴鑄意無聞于十漸雖臣忝
以管窺豹以蠡測海安知四始六義之精在陛下得
言忘象得意忘言用揚一祖五宗之德舉周禮親蚕
之典化及南宮追文王卑服之謨刑于內闈此臣所
以再三圖維其義而萬一靖獻其忠者也伏願終始

與學緝熙殫心自國風而上攷典謨行帝道兢兢業
業由姬后而述宋堯舜敷皇極蕩蕩平平罔逸罔奢
莫千載金甌之祚有典有則調萬年玉宇之春

擬宋賜趙鼎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謝表

宸毫灑麗忽瞻象緯之章古訓騰輝蕪觀帝王之藉
珠璣橫几親持寶札近雲霄奎壁聯編肅捧蘭函籠
日月拊躬增悚拭目知榮臣鼎感激感激頓首頓首
上言竊惟形聲相益而字畫與理亂畢陳而尚書著
龍雲穗鼎製字因乎古文墳典索丘作書本于王道

何士抄卷之四集
象形會意更諧金石之音攷古程今永作勸懲之鑒
羸秦廢典籍而悉投之煇中微言已絕炎漢茂詩書
而竟馳之馬上大道幾亡子乳寢繁六書之精罕覩
雜文遁起五典之奧靡聞代作篆隸草行徒走龍蛇
之勢流為誓問畧覽漫呈月露之華曷云揮染毫端
多讀書而不識字奚取校讐閣內祇作傳而不知經
雖以章縫承學之流未遑涉獵况乎旒黠至尊之主
奚暇探尋名韻作字之義遐哉宣尼刪書之文飾矣
孰意五代聲名之極弊得遇一王政教之方新道不

虛行時誠有待茲蓋伏遇 ○○○○心涵萬象化
合重玄聖義中和解神理于字文之外危微精一契
真銓于簡冊之中精忠賜岳飛濡翰竒追蝌蚪春秋
講胡氏談經秘洩圖書頃因幾務之間游神竹素適
值齋居之暇卒業縹囊製依古體迴雲藏葢先朝檢
玉絲綸價貴當頒視草之鴻儒琬琰聲高宜齎燃藜
之髦士至如臣者豈其人哉舌底筆耕博學慚稱賈
氏腹中經笥捷才媿謝邊生不入楊子之亭安知竒
字非破伏生之壁未覩全篇顧承寵命自君而來恍

若雨露從天而降四字崇頒于紫禁墨來淋漓一書
晉錫于黃扉細鉛璀璨龍章鳳藻喜見人間曉日之
光玉軸牙籤警看席上朝霞之色于馬拜賜何以酬
恩臣敢不儼垂戶牖之銘顧名思義珍比韋絃之助
隨事進規或忠正或德文字字必研其意旨曰典謨
曰訓誥篇篇皆究其玄微獻字闕前羞郇模言詞之
慙拈書屏右效蔡襄繕寫之勤直節如田拾遺焚一
篋手疏以明臣職功勳如趙中令留半部論語以佐
太平白首何歸天竭餘生之報丹心未泯寧忘九死

之貞蓋將執此以事明主于終身亦欲藉茲以畢愚
衷于異日伏願執樞以運主善為師用筆在心毋求
工于一札開卷有益勿徒博于五車正百官察萬民
經緯點畫聲音形象登三王咸二帝陶冶唐虞夏后
商周福徵具載于龜文符洛範五十六字曆數莫窮
于鳳紀鞏皇圖億萬千年

擬唐韋處厚進講閔睢首章于太掖亭賜緋魚
謝表

寶幄談經迓格天之化本尚方賜服叨耀日之恩輝

帝命聿新心存論道王章有辨禮重推衣深辛攀麟
比懽縱壑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六經
之道同歸二南之風為急作配皇極齊體紫宸光于
帝嚳之宮著彼有虞之典以奉神靈以全天命鐘鼓
諧和不形動靜不介容儀性情克正是故文王治成
于麟趾皆由后妃警切于鷄鳴自脫珥之諫罔聞致
掩袂之說遂熾龍漿結釁宗周鞠為彼苗燕尾涎灾
炎漢滅于禍水溺衽席而無辨指金屋以為盟用是
匡衡疏妃匹獻忠而若劉向傳內則示訓發明敦厚

溫柔之旨闡揚幽閒貞靜之操見聞弗逮于兩賢紬
繹遂勤于一得肆惟今日克繼前規茲蓋伏遇 ○

○○○乘龍御天尊鰲立極懋隆舜孝奉長樂之慈
顏丕顯文謨洽咸和之大化馭衆則一嘖一笑之是
愛命德則五服五章之並施謂宮中乃四方之原若
闕睢固全經之首特頒異命坐太掖以咨詢式啓泰
交躬翠帷而啓沃聖謨甫澈揖文武于羨墻天聽漸
卑見召周于彷彿雖泠蹄之細志切從龍而襪線之
微用慚補袞方訝雲霄之近旋沾雨露之濡緋服孔

揚魚章炫彩光分宮錦儼海濤搏運之形容巧出天
機煥頭角崢嶸之氣象七襄成而作服九罟繡以為
裳名器是崇奚啻齊統之美朝廷所重信惟殷筭之
藏豈曰無衣永以為寶俯躬自慶恍如羽翰之飛騰
拭目生輝益感風雲之際會臣等衣冠旅進久叨金
玉之班階祀同升殊乏縹緗之益敢不勉思奮勵仰
谷裁成貞白自將永矢素絲之節夙宵匪懈肯辭頽
尾之勞伏願胤嗣克昌鼎祚惟永玄雲入戶黃神降
微椒房播膠木之風蘭殿續河雎之響無為而治永

瞻虞帝之垂衣有那其居長頌周王之在藻

擬 上出內帑所藏 文 宣二廟玄兔圖

命詞臣賦詩以進謝表

至治惟馨肅肅瑞形于玄素賡歌相和爰爰味溢于
丹青蓋質秉玉衡非千齡則不變而圖披金檢應萬
壽以無彊覩茲舞猷之容彤庭映色慙彼雕虫之技
白雪難工匠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物有
四靈星精射而成兔象分五色水德孕而為玄惟化
及太清故天不愛道苟心非純白則庭弗來儀所以

周鎬之游特臻上瑞迺若梁園之選曷覩休禎肆文
皇定鼎之年干城盡羅于直野訖宣廟凝禧之日道
岬已悟于筌蹄麟趾覃息運際兩朝之泰毛虫獻狀
身藏百鍊之精逸足絕倫貌與中山而迥別緇毫不
染光疑北極以遙分稟黝質于蟾宮莫辨綠文赤字
借清暉于天闕真同馬負龜呈綴以素縑毛骨灑然
而澤潤進之丹宸神情颯矣其風旋墨氣淋漓彷彿
瑤臺漾碧水花飛濺分明素練生煙將由祖德宗功
感深萬品垂之蘭臺石室價重百朋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心涵太素德葆元和探六寶于空同握六
珠于象罔仁及禽獸由來知湯網之踈富于春秋從
此衍箕疇之求瞻懷先列表異物之在郊親檢秘圖
喜竒標之入畫惟聖心粹乎其粹而天意玄之又玄
想容與于粉黛之中足並陽鳥之飛動察手神于緇
縠之外恍疑霧豹之朦朧影堪弄于溟池色全迷乎
月窟珍傳惟舊宜卜世而卜年宸鑒重新可得名而
得象爰咨儒彥用紀聲詩臣等學擬屠龍職慚濡鵜
希老氏之守黑鄙宋人之待株敢以下里之謠仰効

何士松芝園集
中達之咏托彤管以莊誦振羽沉官依紫極以敬陳
比物連類竊恐煙霞之性不盡品題祗令毛穎之姿
粗能載述蓋太平有象瑞久協于名魏而矢音不多
詞或窮于刺鵠借毫端彩色寫臣子之寸衷將搗就
靈丸祝皇王之介福伏願好切緇衣教宣白鹿範用
三驅之法律追四始之音含皓魄以延年風恬太古
按玄圖而畫卦氣吸先天林藪川岳效靈羽獵不諱
乎漢賦鳥獸魚鱉咸若簫韶重紀于虞篇

何氏芝園集表完